

与蔡智恒亲密接触

丁元元

蔡智恒骑着摩托车载我去他的母校成功大学,行到门前的大学路,问他:“哪里是小说里痞子蔡和轻舞飞扬约会的地方?”他把机车停在一家麦当劳门前道:“店已经换了几次,但就是这个位置。”

再坐上他的摩托车,蔡智恒提示:“没关系,可以抱住我。”如果此刻坐在后座上的是轻舞飞扬,也可以像我一样摸到他身上的肚臍。

穿着T恤、短裤、凉鞋的蔡智恒已年近半百,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台南的普通阿伯。成大门前行色匆匆的学弟妹们,并没有多看这位水利系博士学长一眼。但若时光倒回20年前,成大哪个年轻人会不认识写网络小说爆红的“痞子蔡”?

1998年,蔡智恒在成大BBS上连载的处女作《第一次亲密接触》掀起了一股不可思议的热潮,无数人为轻舞飞扬垂泪,“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来,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成为红极一时的流行语。至今还有很多年轻人想知道,轻舞飞扬有没有原型,到底是谁。蔡智恒透露,原型确有其人,但自己也没见过——他在成大BBS上认识的一个中文系女生的学姐,真的因为患红斑狼疮去世了。其人微茫,杳不可寻,却成就了无可取代的第一代“网络女神”。

今年,蔡智恒推出了他的新书,这部15万字的小说是,是他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各种内容铺陈、细节刻画相比《第一次亲密接触》更为纯熟。只是20年的时间,已经让网络变得连“第一代超级网红”都不太认识了,书的销量无法和当年等量齐观。但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他和他的作品依然是无法抹去的意象。

今年3月22日,有公众号推送了一篇纪念《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连载20周年的文章,有人把文章内容贴给了蔡智恒,他说,“我自己都不记得那个日子了,竟然还会有人写文章纪念。”同时,《第一次亲密接触》入选了在上海揭晓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

“痞子蔡认识轻舞飞扬整整20年了。我们终于失去了所有互联网的恋人。”看到这样的句子,蔡智恒本人也很感慨。看得出,他仍然有些怀念那个渴望通过网络认识新朋友却网络社交充满陌生感的纯粹时代,怀念自己连“市场在哪里都不知道,书却卖得最好”的简单时光,怀念那个从未见面却留给许多人美好青春想象的轻舞飞扬。

“……天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不管是短命,还是长寿,都一心一意,修养身心,做好准备,由此把握命运,确立使命。

尽心,知性,知天,事天,之后要有立足点,落到实处,就是“立命”。也就是说,“内圣”诚然是心的修炼与提升,但不能止于“内”,而要外化于世界之中,体现在实践之上。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没有谁主动去做而实际做了的,这是天意;没有谁主动去找而实际来了的,这是命运。天命,都是人所不能掌控的客观存在。面对天、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做法:一是消极无奈,听天由命;二是积极努力,知天立命,通俗表述是人皆能言的“尽人事,听天命”,其重点在“尽”不在“听”。

立命,显然是主观能动命题,是知天之后,是事天志愿确定之后,必须要做的。立命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认识和把握命运,二是确立使命。

认识命运,用孟子的话说是“知命”。首先,命运是客观存在,有其必然性。已经知天的人懂得这种客观与必然,能够看到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抑或规律。这种客观与必然规定了人是有限的存在,不能违反天意,不能为所欲为。孟子的说法是“顺受其正”(《尽心上》)。这四个字,有学者理解为“顺着情理去接受它正当的部分”(《傅佩荣细说孟子》),而不是简单的逆来顺受。果真如此,则命运对个人来说还有非正当部分。如何应对?其一,躲避。“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心上》),就是主动避免可能降临的危险和灾难。其二,“不受命”(《论语·先进》),或者抗命。孔子的学生子贡就不完全接受命运安排,在研习学问、处理政事之外,去做生意,且大获成功。

认识命运,会不时面对或自然的、或

社会的、或人为的偶然事件。哲学家告诉我们,在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偶然是必不可少补充;同时,必然总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命运中出现大量偶然因素,且受其影响,毫不奇怪。偶然因素,可能是意外的打击,也可能是意外的机会。有心人能冷静面对意外打击,能及时抓住意外机会。所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命运的主体是人。人为万物之灵,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和塑造自己的命运。从自身条件来说,有些是先天的,难以改变,而有些是能够主观创造的。比条件更重要的是态度,有意识、有目的的勤奋和努力,会改善自己的命运。

讲命或命运,既看到客观因素,又看到主观因素,才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再说确立使命。儒家讲命,其核心是“天命”。天命落实到人,便是人的使命。人类有着共同的使命;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亦有各自的使命;每个家庭、每个人同样如此。使命不同,责任不同。承担责任,践行使命,便是“事天”。只有觉悟的人才会意识到,使命是命运话题中的主导内容。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可以说是他到中年时,彻底明白了自己要按天命行事的使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在艰难困苦之中,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旧大义凛然,牢记使命。孔子的主要使命就是整理、继承、发扬、传播自文字产生以来的“文”——文化。

不觉悟的人单讲命运,觉悟的人讲命运的同时更讲使命。命运有可能使人的意志、抱负遭受挫折;而使使命则永远给人以光辉的图景和巨大的能量,乃至使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不知使命者,未立命也。

巢云诗钞(三十三) 汪涌豪

携子游爱尔兰保尔势格庄园二首

花外晴鳬别有天,清光堪掬照无眠。
恨吾颓废稍迟暮,顾彼葱茏正少年。
春送翠云回绮树,秋迎落叶带浮烟。
余龄只问风和月,更向湖莱濯滌涟。

桥上垂髫岂用心,花间孤客独微吟。
终朝有恨销残酒,片刻无闲对绿琴。
冉冉春光翻旧课,迟迟来日裹新衾。
剧怜云破声缘乱,次第鲜荣不足寻。

保尔势格庄园占地14000英亩,12世纪时原是英国驻军要塞,17世纪被赐予爱尔兰元帥理查德·温菲尔德家族,并由德国建筑师卡斯特尔重新布局、扩建成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宅邸。此后,整建与增盖工程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它几乎毁于一场大火。是英国体育大亨施莱辛格家族买下了它,在参考了凡尔赛宫、美泉宫和茨威辛格城堡后重加整治,才使之重现宏大壮丽的气象。从整体上看,庄园树木茂盛,掩映着具有爱尔兰风格的石砌建筑,让近处的花园、湖水与远处的威克洛山脉连成一体。而探究其细部,则从平台上的阿波罗神像,到园中央罗马式阶梯的石子拼花及镶金栅栏下的池塘喷泉,都备极讲究。如果再能步行到远处的山涧,欣赏落差达百米的爱尔兰最高瀑布,那这座世界名宅的所有精华就悉数为你所掌握了。

都柏林访乔伊斯中心及马铁路塔因忆昔日往苏黎世拜瞻其陵墓怅触万端口占二首

高谈自古绝时伦,才罢孤吟落秘珍。
可叹平生空寂寞,未知清赏是何人。

从来才俭不投艰,望断霄冥自等闲。
高士只应天上老,畸人哪得到凡间。

乔伊斯中心在都柏林乔治北街35号。这幢乔治王时代风格的三层建筑,可称全世界乔伊斯迷心中的圣地。但位于市郊森迪蒙特沙滩上的马铁路塔,则相对要冷清许多。1904年,乔伊斯与友人在这座原为防备法军入侵而修造的塔里蜗居了六个晚上。如果你熟悉《尤利西斯》,会记得他曾多次提到塔里那道“昏暗的螺旋状楼梯”。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被改建成博物馆,从此有了“乔伊斯圆塔”的雅称。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已不太能想象他如何扒在炮塔的豁口,对着远方的海和头上的星空发呆。但利菲河畔布鲁姆买柠檬水的斯维尼药房仍在,他用过午餐的大卫伯恩酒庄更成了乔伊斯迷聚会的不二之选。当然,这样的盛况仅止于每年的“布鲁姆日”,而作家本人则一直在他长眠的苏黎世弗伦敦公墓寂寞着。他应该不会认为,如今器闹地走过格拉夫顿大街的人们会真的记得他,并读得懂他的小说。也正因为如此,他帽檐下淡然到玩世不恭的表情,与那迟来而隆盛的尊崇之间,构成了有趣的反差。

陪购万卿

爸妈从北欧回来,第一件事不是说域外趣闻,而是夸我陪他们买的鞋好:爬雪山轻便不打滑,进城区暴走不磨脚,款式大方和其他衣裤好搭配。尤其老妈这几年拇指外翻越来越严重,要寻觅好鞋比一般人难。外出旅游,正是检验一双鞋是不是能持久舒适的好机会。

喜欢陪爸妈逛一些需要给出“专业意见”的店。像买衣服这种技术含量稍低的陪同工作我轻易不参与,每个人的时尚感觉不同,老一辈人有自己的审美观,我的导购意义不大。而买鞋这样的事,既私密又需要耐心,一双好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但那些减震气垫、缓冲软胶、防足弓倾斜装置等新技术光名字就已经把老人搞得晕头转向了,还要一双鞋反复弯下弯下试穿,年轻人此时不出马更待何时?恭恭敬敬蹲下来吧。还有陪老爸配眼镜我也蛮擅长的,我会随身携带一个精确到0.5克的小电子秤,老爸每看中一副我就放到秤上比比重量。老爸曾说,我戴了几十年眼镜,重一点轻一点总会习惯的。但自从我给他选了只有十来克的镜架后,他摘下眼镜时鼻梁上的两个红印明显没有了,他肯定在心里偷着乐呢。

在用眼睛发现天地、用脚丈量世界的今天,小小参考意见就能提升父母的日常幸福指数,何乐而不为?



山和水 (中国画) 施忠平

我1981年生于山东中部一个农村,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也是唯一陪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孩子,小时候爷爷经常忿忿不平地对我说,你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比我五个孩子加起来都多。后来想想也不过是一些常见的糖果、饼干、蛋糕,对上海来的花生酥、话梅糖则省吃着吃,跟我的同桌每人偷偷偷一块,美滋滋地一边吃一边晨读,只有亲戚从外地回来才能吃到桔子、香蕉这种远方的水果。但跟我的父辈们相比,那个时候已经是物质比较丰富了,改革开放了嘛,一波一波的发展,总会波及到。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一路感觉都是考试的“苦难”记忆,关关难过关关过,从小学到大学。

研究生是一个分水岭,面临选择,去北京还是上海?班上二十多个人考研,只有我一个人选了上海,大家都去了京城。那时候已经读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写上海的作品我格外关注,但觉得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方,每个作家笔下的上海都不一样。到底上海哪能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到上海去!在上海大学跟蔡翔先生读了六年书,生了谦卑之心,知道读书和写作并非易事。

2009年毕业去了上海作家协会,一个特别有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单位,很多响亮的名字听到一次都能生出敬意,我们现在的写作

又是一年父亲节。黄浦江畔湿漉漉的空气从雨幕的边缘垂下,湿润了衣襟,也湿润了我悲凉的心。独自一个人仁立在吴淞渔人码头,面对滔滔江水,尘封的记忆在风雨中飘荡着、飘荡着……

父亲,您还记得吗?您说一生中最大的期盼就是看着我走进大学。而今,您的儿子早已实现了您的愿望呀。今晚当我看到大爷大妈牵着儿孙在码头江畔说说笑笑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远方的父亲,如果您活到现在,也会像这些大爷大妈一样,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拥有自己的幸福晚年,看着这温馨的画面,欢畅的情景,总让我情不自禁想起童年,想起您送我上学的情景。

父亲,您还记得吗?我十岁那年夏天,家乡发起了大水,低洼坎坷的乡间小路被水冲成一条条宽窄不等的沟,行至沟前,您怕泥水弄脏我整洁的衣服和布鞋,就脱掉自己那双破旧的老解放鞋,执拗地要背我过小沟。我没有丝毫的犹豫顺势上了您的背,您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过了小沟,我嗅到了父亲身上像海水一样带着咸味的气息,这情

父爱如海

李挺松

都是他们所传递和塑造的。在单位的资料室看书,翻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看最后一页的借书卡,那里刻意看到在这里工作过的大作家借书的签名。即使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你也觉得是在接续一些郑重的东西。平时会做一些文学活动,事情不多的时候看书,了解上海作家的写作状况,尝试着写文学评论,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张定浩、黄德海、李伟长、王若虚,后来又加入了一个木叶。从展示出来。2017年《思南文学选刊》借助思南读书会已形成的良好态势,隆重创刊,是上海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文学选刊,也是对优秀文学作品发出上海声音。《思南文学选刊》倡导一切好的文学,一切好的写作,一切好的精神产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多次引爆朋友圈,汇聚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和专业好评。时间如流水,每一本杂志都是时钟,跟写出的作品一样,它记录着我们选择和讨论的点滴,也记录着我们在阅读与思考中形成的文学观点。

严格说起来,我们院子里的年轻人都是改革后的一代人,四十年来,很多人事都在变化,而巨鹿路675号大院的风貌基本没变,文学标准和写作方式几经更迭,但这个行业从业者对文学的热情没有改变。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或者短暂的退却、困难,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个人的记忆、选择和写作,也影响到做事情的方式。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偶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因为参与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改变了态度和路径。

上海电影节盛大开幕,明起刊登一组《电影中的真善美》,责任编辑:杨晓晖,敬请关注。

却顾所来径

项静

十日谈

春之声系列·沐春记

责编:吴南瑶

